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

八十九
至九十

御史_臣李陽樾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

大學士張

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七十七

李文祥

孫磐

徐珪

胡

燿

周時從

羅

僑

葉

釗

劉天麒

戴

冠

黃

陸

震

夏良勝萬

潮等

何遵劉

校等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布政使父觀陝西
參政文祥自幼俊異弱冠舉於鄉成化末登進士萬安
當國重其才以孫弘璧與同榜款於家文祥意弗懽也
屬題畫鳩語舍刺安深銜之未幾孝宗嗣位即上封事
畧曰祖宗設內閣六卿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
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
讐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讒遠

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彰彰國憲擇
謹厚者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
嫌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
宜頃法司專徇已私不恤國典豪强者雖重必寬貧弱
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玩俗兼之風尚奢麗禮制
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竒技淫巧上
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
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

理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
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
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
為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
愧即屬名流樂其危菑乃為猥品願陛下明察羣倫罷
其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
路必多遷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
王懸鼓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

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諮問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面對疏奏宦官及執政萬安劉吉尹直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詔詣左順門以疏內有中興再追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謫授陝西咸寧丞南京主事夏崇文論救不納工部主事莆田林沂復請召文祥及湯鼐納崇文言且

召陳獻章謝鐸等時安已去吉直激帝怒嚴旨切責之
廷臣多薦文祥率為吉直所沮弘治二年以王恕薦召
為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餽驢皆不納到官未踰月復以
吉人事下獄貶貴州興隆衛經歷都御史鄧廷瓚征苗
咨以兵事大奇之欲薦為監司文祥曰昔以言事出今
以軍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齎表入都固乞告歸疏
再上不許還經商城渡水陷死焉年僅三十

孫磐遼陽人弘治九年進士觀政在部時刑部典吏徐

珪以滿倉兒事劾中官楊鵬得罪磬上疏曰近諫官以言為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為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擢敘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曠瘼時不見用徐珪者應城人先是千戶吳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紹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歿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

已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
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
琦驗璘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
訴寃於鵬而令張指女為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
言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
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皇親周或家無有復命
府部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
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王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

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証服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証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者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証陷者有稱校尉為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賊而以為從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並賈校

尉及此女於市謫戍鎮撫司官極邊進哲爵琦王各一階以洗其冤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韋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衛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當無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願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給與妻

子送骸骨歸臣雖死無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
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
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為民既而給事中龐泮等言
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為
省釋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給璘埋葬貲發為民爵
及琦玉俱贖杖還職時弘治九年十二月也磐尋擢吏
部主事正德元年宦官漸用

後上疏曰今日弊政

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預矧可使

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鎮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侵犯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衛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緣憲司莫敢訐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筮爭攫勢同狼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要務也不從及劉瑾得志斥磐為奸黨勒之歸瑾誅起河南僉事坐累罷珪以刑部主事陳鳳梧薦授桐鄉丞正德中歷贛州通判

招降盜魁何積玉已復叛下珪獄尋釋之後以平盜功擢知州

胡燿字仲光蕪湖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十年三月災異求言燿應詔疏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陳威嚇方士傳奉冗員之害疏留中未幾廣死故燿得無罪當成化時宦官用事孝宗嗣位雖間

有罷黜而勢積重不能驟返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前後庶僚以忤璫被陷者如弘治元年戶部員外郎周時從疏請寘先朝遺奸汪直錢能蔡用輩於重典而察核兩京及四方鎮守中官諸宦官摘其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釋之十三年秋大同有警命保國公朱暉禦之行入永清王雄極言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苗達方督暉軍謂雄阻軍乃下詔獄謫雲南浪穹丞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性純靜寡嗜慾受業張元禎講學里中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正德初入為大理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霾上疏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羣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網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元氣索然

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內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黜劓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藎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勅法

司慎守成律卽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請裁決毋擅有輕重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為諱僞疏上自揣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中旨詰責數百言令廷臣議罪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其秋瑾敗僞尋召復官引病去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僞首赴義世宗卽位卽家授台州知府建忠節祠祀方孝孺延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歲時循行阡陌課農桑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內大治嘉靖二年舉行卓異都御

史姚鏌上書訟僑曰人臣犯顏進諫自古為難曩八黨
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蒞評
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
顯加獎擢用屬具臣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竭
節之士淹於常調臣竊為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廣
東左叅政僑辭部牒敦趣不得已之官踰年遂謝病歸
僑敦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僑以為非
禮遺書責之其峭直如此

葉釗字時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獄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備中官侵蘆洲判歸之民應天諸府災上荒政四事尋進員外郎武宗立應詔陳八事中言宣大被寇殺卒幾千人監督中官苗達妄報首功宜召還候勘宦官典兵於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邱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鑾輿北狩自今軍務勿遣監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初宦官悉隸禮部秩不過四品職不過掃除今請仍隸之部易置司禮俾供雜役罷

革東廠移為他置斯左右不得擅權而後天下可安也
又乞召還劉大夏宥諫官戴銑等劉瑾怒坐斷獄誅誤
逮下詔獄削籍歸講學西江瑾誅起禮部員外郎未聞
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時又有工部主事劉天麒者
臨桂人劉同年進士分司呂梁庵人過者不為禮愬之
瑾逮下詔獄謫貴州安莊驛丞卒嘉靖初復官予祭
戴冠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為戶部主事見寵倖日多
廩祿多耗乃上疏極諫畧曰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

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繫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贏餘近絀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為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陣足以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為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為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

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
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
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嘉靖初起官歷山東提學副
使以清介聞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
推官入為刑部主事掌諸司奏牘歷職方武選郎中十
四年三月有詔南巡鞏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
網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

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
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
靜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
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
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
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
右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

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為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為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

號稱獨夫求為匹夫而不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為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

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忘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溺富貴者實

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為也彬行伍庸流克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

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
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
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中宮以繫四海之望他
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員外郎陸
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已橐與鞏連署以進帝
怒甚下二人詔獄復跪午門衆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
出吾當牽裾死之跪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餘日廷
杖五十斤為民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

之間行得脫既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晏如也
嘗歎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十一年惟立身
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徃徃以此易彼何也世宗立召
為南京大理丞疏請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取則堯舜保
全君子辨別小人明年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訟其
直節贈大理少卿賜祭葬天啟初追謚忠裕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同縣章懋以學行知名正德
三年進士除泰和知縣時劉瑾擅政以逋鹽課責縣民

償者連數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鎮守中官歲徵貢
絀為減其額增築學舍居諸生毀淫祠祀忠節浮糧累
民稽賦籍得詭寄隱匿者萬五千石以補之建倉縣左
儲穀待振親行鄉落勸課農桑立保伍法使民備盜斃
城七里外為土城十里周之時發狼兵討賊所至擾民
震言於總督令毋聽樣舟官具糧糗以次饋食兵行肅
然督捕永豐新淦賊以功受賞撫按交薦徵為兵部主
事泰和人生祠之在部主諸司章奏與中人忤改巡紫

荆諸關又以論都御史彭澤副使胡世寧無罪忤尚書
王瓊陸完孝貞皇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既發喪數日復
欲北出震抗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威車駕在狩
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
為陛下前敝而今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遊巡臣知
陛下之心必有戚然不安者且陛下即位十有二年矣
十者十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
新時顧乃營宣府以為居縱騎射以為樂此臣所深懼

也古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為主以家為客挈天下大器賞罰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進武選員外郎已偕黃鞏諫南巡遂下詔獄獄中與鞏講易九卦明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既杖創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為忠孝吾筆亂神不亂也遂卒世宗立贈太常少卿予祭方震等繫獄江彬必欲致之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

服為他囚親屬職納橐體馬後有詔錄一子官諸兄讓
體仁為漳州通判有政聲孫可教由進士歷南京禮部
侍郎

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少為督學副使蔡清所知曰子
異日必為良臣當無有勝子者遂名良勝正德二年舉
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調吏部進考功員
外郎南巡詔下良勝具疏與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
陳九川連署以進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

憂近在輦轂廟祀之啗位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恒曠官壺之孕祥尚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以盡委鎮國之號傳聞海內恐生覬覦之階邊將之屬納於禁近詎忘肘腋之患巡遊不已臣等將不知死所矣時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倬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亦以其術諫畧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

風恭之則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
適復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關河饕飲不調餽敎無擇誠
非養生道也況南方卑濕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
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
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
既入帝與諸倖臣皆大怒遂下良勝潮九川鞏震鑒詔
獄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
正周敏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

林大輅何遵蔣山卿連名疏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
俄令敕廷瓚大輅等與良勝等六人俱跪闕下五日加
桎梏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途
觀者無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學士楊廷和戶部尚書石
玠疏救外莫有言者士民咸憤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
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
不受疏是時天連曠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
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

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諫疏
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
詔獄問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
十遂死芬等百有七人跪既畢杖各三十以芬衍瑞倖
龍鳳為倡首謫於外餘奪俸半歲良勝等六人及敝廷
璣大輅各杖五十餘三十人四十鞏震良勝潮九川除
名他貶黜有差釐戍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良勝既歸
講授生徒世宗立召復故官尚書喬宇賢之奏為文選

郎中公廩多所振拔大禮議起數偕寮長力爭及席書
張璫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執不可是為議禮者
由所切齒以久次遷南京太常少卿未赴外轉給事中
陳洸上書傳會張璫等議斥良勝茶陵知州等羣結朋
黨任情擠排遂謫良勝茶陵知州及明倫大典成詔責
前郎中良勝脅持庶官釀禍特深黜為民初良勝輯其
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彙凡議禮諸疏具在為讐家所
發再下獄論杖當贖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

於成所穆宗立贈太常卿舒芬等自有傳萬潮字汝信
進賢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寧國推官入為儀制主事與
芬良勝九川稱江西四諫世宗立起故官歷浙江提學
副使久之遷參政以忤權貴調廣西屢遷陝西左布政
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所至著聲陳九川字惟濬臨
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從王守仁遊尋授太常博士既削
籍復從守仁卒業世宗嗣位召復故官再遷主客郎中
正貢獻名物節貢使犒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

川簡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為奏覆復怒罵通事胡士紳等士紳恚假番人詞訐九川及會同館主事陳邦偁帝怒下二人詔獄而是時張璫桂萼欲傾費宏奪其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饋宏製帶詞連兵部郎中張翹錦衣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翹等詔獄指揮駱安請攝士紳質訊給事中解一貫等亦以為言帝不許獄成九川戍鎮海衛邦偁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還卒張衍瑞字元承汲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為清豐知

縣以執法忤劉瑾逮下詔獄幾死瑾誅得釋官吏部文選郎中既杖謫平陽同知嘉靖初召還擢太常少卿等卒贈太僕卿姜龍太倉人見父昂傳孫鳳洛陽人陸倬吳縣人周敎九谿衛人林大輅莆田人蔣山卿儀真人皆由進士山卿遊顧璘門以詩名於時既杖鳳倬並謫府同知敎縣丞大輅州判官山卿前府都事世宗立悉召復故官鳳終副使倬知府敎工部尚書大輅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山卿廣西參政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

少孤依舅京師冒徐姓從其業為醫供事內殿既杖謫
戍烏撒世宗即位召還尋擢御醫鏊性耿介時朝士多
新貴不知鏊鏊亦不言前事一官垂三十年不調年七
十求致仕值同縣徐學謨為禮部郎中引見尚書吳山
山閱牘有諫南巡事瞿然曰此武廟時徐先生耶何淹
也兩侍郎嫌其老學謨抗聲曰鏊雖老然少與舒狀元
同患難為可敬耳又久之始遷院判自引歸卒年八十
三時同受杖者吏部則姚繼巖行人則陶滋巴思明李

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
黻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壘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
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皋蔡時並謫官世宗立召
還張英亦得贈官予祭授弟雄都指揮僉事姚繼巖南
通州人張衍瑞同年生也當遷文選郎中讓衍瑞嘉靖
初歷太常少卿伏闕爭大禮甘貧約遠權勢及卒不能
成喪

何遵字孟循江寧人家貧父命之賈不顧也去為儒舉

正德九年進士吏部尚書陸完聞其名使子弟從學及
選臺諫導引疾曰不可因人進也授工部主事榷木荆
州下令稅自百金以下減三之一風濤敗貨者勿算入
算者手實其數自識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比去
不私一錢帝將南巡以進香東嶽為詞遵抗言淫祠無
福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
隨蓋指宸濠也諸權倖見疏過勿進時黃輦等已得罪
遵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南巡極言江彬

怙權倡亂輩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
帝怒下詔獄廷杖四十創甚肢體俱裂越二日遂卒年
三十四家貧僚友助而殮之當遵草疏時家僮前抱持
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筆從容曰
為我謝大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死之日其父方與家
人祭墓歸有鳥悲鳴心異之或傳工部有以言獲罪者
父長號曰遵死矣已而果然時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
事鄆城劉校照磨汲人劉珏與遵同死杖下者陸震而

外大理評事長樂林公黼行人司副鄱陽余廷瓚行人
盱眙李紹賢澤州孟陽玉山詹軾安陸劉槩祥符李惠
劉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嚴偶不悅輒長跪請罪
母悅乃起正德六年與詹軾劉槩同舉進士授刑部主
事迎父就養卒於途校奔赴抱屍痛哭幾絕面有塵以
舌舐而拭之及起故官帝將南巡刑曹諫疏校所草也
杖將死大呼曰校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婁年十一
哭於旁校曰爾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

祖母及母母媿而父遂絕劉珏由貢士林公黼字質夫
父母喪三年蔬粥不御內正德十二年與李紹賢李惠
同舉進士諸曹諫南巡者皆罰跪闕前諸奸又以危
言恫喝聞者惴惴以故戶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
人獨大理闔署諫故帝怒加甚公黼夜草疏時聞暗中
泣歎聲不顧比入獄黃鞏與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
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公黼體羸竟不
勝杖而卒余廷瓚字伯獻與孟陽皆正德九年進士當

禮兵二曹之進諫也廷瓚亦率其僚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居數日諸曹已罰跪疏始上帝愈怒掠治尤嚴李紹賢字崇德嘗頒詔至徐州監倉中使席班首紹賢立命撤其席中使愕然去比逮繫見中官猶奴視之孟陽字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為行人久不遷或諷之見當路陽不可及是語諸僚此舉繫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豈必言官乃當効死父春前巡撫宣府有軍功忤中官張永罷歸聞子死諫哭之以詩語甚悲

壯人爭傳之詹軾字敬之為人開爽磊落善談論從父
瀚字汝約與公黼同舉進士時方為刑部主事亦以諫
受杖軾死為經紀其喪以歸嘉靖中瀚爭大禮再受杖
每陰雨創痛曰吾無媿敬之地下足矣積官刑部侍郎
劉槩字平甫李惠字德卿尚書鉞之子世宗立贈邊校
尚寶卿珏刑部主事公黼廷瓚太常丞紹賢御史各賜
祭錄一子入國學其以創死稍後者禮部員外郎慈谿
馮涇驗封郎中吳江王鑒行人昌黎王瀚馮涇字伯清

與瀚皆正德九年進士涇以孝友稱既卒家貧不能還喪世宗立吏部以狀聞賜米二十斛命有司厚恤其家王鑒字汝和正德六年進士試政吏部為尚書楊一清所知擢文選主事朝夕扃戶人罕得見再還驗封郎中被創踰年卒王瀚亦前卒世宗立贈御史賜祭當諸曹連章迭諫江彬怒甚陰屬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徹禁掖帝亦為感動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嘉靖初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御史挾勢凌人

趨權擇便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不言一時
犯顏敢諍視死如歸或拷死闕廷或流竄邊塞皆郎中
員外主事評事行人照磨庶吉士非有言責者張英本
一武夫抗言就死行道悲傷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良
諸給事御史更何顏復立清明之朝請加黜罰以示創
懲章下吏部瑜後以爭大禮杖死自有傳

贊曰李丈祥孫磐甫釋褐觀政未列庶位胡燿以下率
諸曹尚書郎或冗散卑末非司風憲當言路以諫諍為

盡職也抗言極論竄謫接踵而來者愈多死相枕籍而
赴蹈恐後其抵觸權倖指斥乘輿皆切於安危之至計
若張英陷胸以悟主徐鰲託術以諷諭誠心出於忠愛
抑尤人所難能者矣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李文祥傳屬題畫鳩語含刺安深銜之

臣羅修源按

畫鳩詩有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見紀事本末所謂含刺即指此謹附識

胡燿傳成化時宦官用事孝宗嗣位雖間有罷黜而勢積重不能驟返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

臣

羅修源按是時如三年秋御史任儀以中使梓辱理

刑知縣王嶽疏劾其罪乃并儀下獄出為中部知縣
十五年御史車梁極言東廠錦衣之害遂下詔獄以
論救得釋皆以忤璫被陷者見明實錄謹附識

羅僑傳延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 臣羅修源按尺字
守度台州人以廉節著前後知府葉贊顧璘皆加賓
禮璘又嘗榜列之以風六邑見黃綰所撰墓誌謹附
識

黃鞏傳行人張岳訟其直節

臣羅修源按嘉靖元年

御史王國用亦有訟鞏一疏見雷禮列卿表謹附識

陸震傳立保伍法使民備盜

臣羅修源按是時江西

盜起上官知震才各郡城守皆令其經畫又委督標

袁臨吉三府兵見獻徵錄謹附識

陸震傳進武選員外郎

臣羅修源按震進員外郎時

吏白宜謁印綬監震不往遂稱疾欲歸會長官促之

急乃出視事見章懋所撰墓志謹附識

夏良勝傳而大理寺周敘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

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何遵蔣山卿連名疏劾繼
上 臣羅修源按周叙等十人自以職在平獄請宥
諸臣留駕之罪見明實錄謹附識

夏良勝傳

陳九川附正德九年進士

臣羅修源按九

川成進士觀政禮部三疏請告師事守仁子虔見獻
徵錄謹附識

何遵傳世宗立贈遵校尚寶卿珏刑部主事公黼廷瓚
太常丞紹賢御史各賜茶 臣羅修源按嘉靖十八

年允應天府請特祠祀遵見獻徵錄謹附識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七十八

楊廷和

梁 儲

蔣 冕

毛 紀

石 瑄

兄 玠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

二舉於鄉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廷和為人美風姿性沉靜詳審為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弘治二年進修撰憲宗實錄成以預纂修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讀修會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東閣專典誥勅以講筵指斥倭幸忤劉瑾傳旨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遷南京戶部尚書又三月召還進兼文

淵問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
會典小誤奪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俸二級尋以成
孝宗實錄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柱國遷改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焦芳張綏為中外媾
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劑救而已安化王寘鐸反
以誅瑾為名廷和等草赦詔詣擢邊將仇鉞以離賊黨
鉞果執寘鐸會張永發瑾罪伏誅廷和等乃得復論功
進少傳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予一子中書舍人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反楊一清薦馬中錫討之廷和言中錫文士也不任此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逮中錫下獄以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賂縱賊者叅將桑玉已又用學士陳霽言調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鐔等而薦彭澤為總制賊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衛千戶辭特加少師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東陽致政廷和遂為首輔張永既去瑾而驕捕得男子臂龍文者以為功援故太監劉永誠例覲封侯廷和言永誠從子聚自以

戰功封伯耳且非永誠身受之也乃止彭澤將西討鄢
本恕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
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即班師而餘黨復蠭起不可制
澤既發復留乃歎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乾清宮災廷
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已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
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
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
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尋以父卒乞奔喪不許三

請乃許遣中官護行旋復起之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服甫闋即召至帝方獵宣府使使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回鑾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帝命回鑾日羣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乃已當廷和柄政帝恒不視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綏間多失政廷和未嘗不諫俱不聽廷和亦不能執奏

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帝亦不聽中官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恣橫甚廷和雖不為下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御史蕭淮發寧王宸濠反謀錢寧輩猶庇之詆淮離間廷和請如宣宗諭趙王故事遣貴戚大臣齎勅往諭收其護衛屯田於是命中官賴義駙馬都尉崔元等往未至而宸濠反帝欲帥師親往廷和等力阻之帝乃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邊

將士南征而安邊伯許泰為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
為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
士毛紀居守以乾清坤寧二宮工成推恩錄一子錦衣
衛副千戶辭廷和當草大將軍征南勅諭謝弗肯草帝
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誥勅以廷和私
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
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時十四
年八月也帝既南兩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為中

外所推服凡請回鑒者數十疏皆不復省帝歸駐蹕通州
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正宸濠
等誅而帝已不豫趨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即行在執
宸濠等僇之駕乃旋明年正月帝郊祀嘔血與疾歸適
月益篤時帝無嗣司禮中官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
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
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張永
至閣言帝崩於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

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廷和遂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恭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厥衛御史以其屬扞振傳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賞散歸

鎮革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
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
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以遺詔釋南
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文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
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中外大悅時平虜伯江彬擁重
兵在肘腋間知天下惡之心不自安其黨都督僉事李
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
猶豫未決於是廷和謀以皇太后旨捕誅彬遂與同官

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四人誅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為備司禮魏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因題大行銘旌與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巖等為詳言江彬反狀以危語怵之彬心動惟銳力言江彬無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巖亦從旁贊決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報廷和冕益自危頃之巖至曰彬已禽矣彬既誅中外相慶廷和總朝政幾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師即帝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文書

房官忽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
事齟齬動稱工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
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冕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
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決且盡所裁汰錦衣諸衛
內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
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官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
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而
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

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帝御經筵廷和知經筵
事修武宗實錄充總裁廷和先已加特進一品滿九載
兼支大學士俸賜勅旌諭至是加左柱國帝召對者三
慰勞備至廷和益欲有所發摠引用正人布列在位給
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疏訐廷和以自
解法司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辨得減戍邊或疑法
司承廷和指者會石瑄自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吏部
廷和復奏改之掌詹事司誥勅人或謂廷和太專然廷

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
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銳張忠于經許恭等獄久不決
廷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
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帝
乃籍沒其貲產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
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
善人節財用語多剴切皆優詔報可及議大禮廷和持
論益不撓卒以是忤帝意先是武宗崩廷和草遺詔言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迎嗣皇帝位既命禮官工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其箋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覽禮部狀謂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為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儀世宗不聽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即帝位詔草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帝遲

回久之始報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未幾命
禮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漢王事
授尚書毛澄曰是足為據宜尊孝宗曰皇考稱獻王為
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為皇叔母興國太妃自稱皇姪
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為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
者即奸邪當斬進士張聰與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
非為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其撓議改瓚官南京五月
澄會廷臣議上如廷和言帝不悅然每召廷和從容賜

茶慰諭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帝指乃下廷臣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可為萬世法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第二子為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為親王則天理人情兩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宋間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宋間追崇其所生父南頓

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孝道有光矣澄等
亦再三執奏帝留中不下七月張璠上疏謂當繼統不
繼嗣帝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
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無何帝御文
華殿召廷和冕紀授以手勅令尊父母為帝后廷和退
而上奏曰禮謂為所後者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
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
旨仍封還手詔羣臣亦皆從前議帝不聽迨十月母妃

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興
獻帝后為皇廷和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謚史皇孫王夫
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
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宇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
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禮臣等不得辭其責因自
請斥罷廷臣諍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詔
稱孝宗為皇考慈聖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
父母不稱皇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

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
臣禮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為薄謫道嘉以安
廷和然意內移矣尋論定策功封廷和冕紀伯爵歲祿
千石廷和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
加廕四品京職世襲復辭會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
而止特賜敕旌異錫晏於禮部九卿皆與焉帝頗事齋
醮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為喻優旨報納江左比
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

不聽趣臣閣撰勅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
毋違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拗廷和力爭言臣等與
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
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為
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宏治耳
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義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
義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
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

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為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
而已不能止也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又以持
考獻帝議不合疏語露不平三年正月帝聽之去責以
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璽書給興廩郵護如例申
前廕予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
報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為皇伯考於是廷和子修撰慎
率羣臣伏闕哭爭杖謫雲南既而王邦奇誣訐廷和及
其次子兵部主事惇壻修撰金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

與彭澤弟冲交闊請屬俱逮下詔獄鞠治無狀乃得解
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言廷和謬主濮議
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為民明年
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問大學士李時太倉所積
幾何時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
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
保謚文忠廷和入閤東陽謂曰吾於文翰事頗有一日
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

和力也人以東陽為知言弟廷儀兵部右侍郎子慎惇
孫有仁皆進士慎自有傳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
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宏治四
年進侍讀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周封安南却其饋久
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進少詹事拜吏部右侍郎正
德初改左進尚書專典詰勅掌詹事府劉瑾摘會典小
疵儲坐降右侍郎孝宗實錄成復尚書尋加太子少保

調南京吏部瑾誅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叅
機務屢加少傅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十年楊廷和遭喪
去儲為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方建
乾清坤寧宮又營太素殿天鵲房船塢儲偕同官靳貴
楊一清切諫明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
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其秋一清罷蔣冕代之至明年
貴亦罷冕紀入閣帝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返儲等
諫不聽然猶慮外廷知是春從近倖言召百官至左順

門明告以郊祀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納八月朔微服從數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知追至沙河不及連疏請回鑾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無儲副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報九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無縱廷臣出遂由宣府抵大同遇寇於應州幾殆儲等憂懼請回鑾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為動歲除竟駐宣府當是時帝失德彌甚羣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不克

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
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諸中
官皆乞更勅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言不可弗聽
十三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托言邊關多警
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
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廷和冕
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
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踰月帝以大將軍壽肅清邊境

令加封鎮國公儲紀工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
業為天下君奈何厚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
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券
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
之辭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
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
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秦王請闕中閒田為牧地江
彬錢寧張忠等皆為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閭臣草制

廷和冕引疾帝怒甚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
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
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王今
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
執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
駭曰若是其可憂事遂寢明年帝將南巡言官伏闕諫
儲冕紀以為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寧王宸濠反帝將
南征儲冕扈從在道聞賊滅連䟽請駕旋抵揚州帝議

南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
疏三上始得請帝以宸濠械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
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師又因郊期改
卜四方災異遽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是
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入室中若
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危言極諫帝頗心動宵小猶
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手疏跪泣行宮門外
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

敢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帝崩楊廷和等定策迎興世子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官勲戚偕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儲老或憚行乃佯惜儲億老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此者敢以億辭遂與定國公徐光祚合迎世子安陸邸既即位給事中張九叙等劾儲結納大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勅馳驛遣行人護行歲給廩隸如制卒子鈞奏請贈謚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議因錄上兩京

言官彈章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謚文康先是儲子
次攄為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
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事發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
立功後還職累冒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兄昇南京戶部尚書以謹厚稱冕
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宏治十三年
太子出閣兼司經局校書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改
掌詹事府典誥勅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冕清謹有器

識雅負時望十一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明年
改武英殿大學士太傅近倖冒邊功大行陞賞冕及梁
儲亦廕錦衣世千戶兩人力辭乃改文廕帝之以威武
大將軍行邊也冕時病在告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
同臣子倘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辭責之曩
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宿
衛單弱經行邊檄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十四年扈帝南征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帝崩與楊廷和協誅江彬世宗即位議定策功加伯爵固辭改廕錦衣世指揮又辭乃廕五品文職仍進一階御史張鵬疏評大臣賢否請罷冕御史趙永亨詆石瑄不可掌銓衡冕瑄遂求去朝議不可諸給事御史皆言其不可去帝乃命鴻臚諭留再下優詔始起視事嘉靖三年遣官織造江南命冕草勅冕以江南被災具疏請止帝不從勅亦久不進帝責其違慢冕引罪而止大禮議起冕固執為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

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譙讓冕執議不回及廷和罷政冕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遂禮部尚書汪俊以休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璵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拒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於武宗自當為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

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繼統謂之承
祧踐祚皆指宗祀而言禮為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
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為本生父
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為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
於塋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
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
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
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

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
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璠
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清明忽變陰
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
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未幾復請罷
建廟之議且乞休疏中再以天變為言帝益不悅遂令
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當正德之季主昏政亂持
正不撓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雖新而上下扞格彌甚

冕守之不移代廷和為首輔僅兩閱月卒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住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謚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宮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為講官正德五年進學士遷戶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烏斯

藏入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禍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携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人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斯藏二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十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儲靳貴楊一清皆切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

改理詰勅掌詹事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
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南征紀佐楊廷和居守
駕旋晉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即位錄定
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
執奏忤旨三年廷和冕相繼去國紀為首輔復執如初
帝欲主本生之稱紀與石琚合疏爭之帝召見平臺委
曲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爭者俱逮繫紀具疏乞
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

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答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

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為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覲顏朝寧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尤其去馳驛給夫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直與廷和冕正色立朝並為搢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明倫大典成

追論奪官久之廷和冕皆淪喪紀以恩詔叙復帝亦且忘之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廩又三年卒贈太師謚文簡子渠進士太僕卿

石瑄字邦彥橐城人父王山西按察使瑄與兄玠同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數謝病居家孝宗未始進修撰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讀學士歷兩京祭酒還南京吏部右侍郎召改戶部進左侍郎武宗始遊宣府瑄上疏力諫不報改掌翰林院事廷臣諫南巡禍將不

測瑤疏救之十六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世宗五代
王瓊為吏部尚書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瑤剛方謝請
托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乎而內閣楊廷和有所
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典誥勅嘉靖元年遣祀闕
里及東嶽事竣還家屢乞致仕言官以瑤望重文章請
留乃起視事三年五月詔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叅機務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瑤抗
疏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哭爭瑤與毛紀助之無何大

禮議定紀去位珤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
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
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
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
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
復為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即陛下登獻對越如親
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
統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而干

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悅戒勿復言明年建世廟於太廟東帝欲從何淵言毀神宮監伐林木以通輦道給事中韓楷御史楊秦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衛道繼言之貶秩調外瑤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及世廟成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聰桂萼力主之禮官劉龍等爭不得諧輔臣以為言帝不報趣具儀瑤乃上疏曰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為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

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
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況后妃乎聽輩所引廟見之禮
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中
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
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
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
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
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

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也奏入帝大愠
珤為人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
辨忠邪敦寬大母急近效為帝言帝見為迂濶弗善也
議大禮帝時欲援以自助而珤據禮爭持論堅確失帝
意璫萼輩亦不悅璫萼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虛日
以珤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奸人王邦奇訐楊廷
和誣珤及宏為奸黨兩人遂乞歸帝許宏馳驛而責珤
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襍被車一

輒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瑤者自瑤及
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
進逆耳之言者矣瑤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
卒謚文隱隆慶初改謚文介玠字邦奇宏治中由汜水
知縣召為御史出覈大同軍儲按甘州及陝西所條上
邊務悉中機宜為都御史戴珊所委寄嘗因災異劾南
京刑部尚書翟璵以下二十七人正德中累官右副都
御史巡撫大同召拜兵部右侍郎海西部長數犯邊泰

寧三衛與別部相攻久缺貢市遣玠以左侍郎兼僉都御史往遼東巡視出關撫諭皆受約束帝大喜璽書嘉勞召還左都御史陸完遷廷推代者三上悉不用最後推玠乃以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御史李隱劾玠夤緣不報十年拜戶部尚書中官史大鎮雲南請獨領銀場務杜甫鎮湖廣請借鹽船稅銀為進貢資劉德守涼州請帶食茶六百引玠皆執不可西僧闡教王請船三百艘販載食鹽玠極言其害帝初出居庸玠切諫及在宣府

需銀百萬兩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王瓊欲以哈
密事害彭澤玠獨廷譽之奸民欲牟鹽利者賄錢寧為
請玠不可連章執奏廷臣諫南巡琬闕下諸大臣莫敢
言玠獨論救羣小激帝怒嚴旨責令自陳遂引疾去賜
勅馳傳給原隸如故事家居二年卒贈太子少傅玠有
操行居官亦持正其為都御史時胡世寧論寧王玠與
李士實請罪世寧以是為人所譏

贊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倖盤結左右廷和為相雖

無能改於其德然立朝持正不阿皆倚以為重即而削
平流賊亦有經濟遠猷若勦滅宸濠固與廷和無與也
當時或許以扶危定傾之功比之周勃韓琦則過矣儲
雖蒙物議而大節無玷蔣冕毛紀石瑄清忠亮鯁皆卓
然有古大臣風自是厥後政府日以權勢相傾或脂韋
洩忍持祿自固求如諸人豈可多得哉

明史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考證

楊廷和傳廷和言中錫文士也不任此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臣方煒按是時中錫下教招撫賊偽降中錫信之遂撤兵而劉六與其黨楊虎等益縱肆馳突見獻徵錄傳未詳載謹附識

楊廷和傳尋以父卒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臣方煒按廷和以憂去在正德十年三月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廷和傳帝命迴鑾日羣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乃已

臣方煒按明武宗實錄稱正月丙午上還自宣府羣臣候德勝門外具綵帳綵聯各千數并綵幣羊酒進御為賀越日賜文武臣銀牌惟翰林以無綵帳賀幣不與賜是彼時迎駕諸臣固未嘗不用帳與傳所載異謹附識

楊廷和傳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

臣方煒按廷和等左順門候旨時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顧不與耶衆不答瓊意乃沮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廷和傳於是廷和謀以皇太后捕誅彬臣方煒按是時梁儲與中官勲戚等迎立世宗故誅彬之謀惟冕紀助之見儲本傳謹附識

楊廷和傳頃之嚴至曰彬已禽矣臣方煒按收彬時并下其黨神周李琮於獄論死見明實錄謹附考

楊廷和傳給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 臣方煒按瓊

初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張九敘劾

瓊濫竊將官依阿權倖又臺省交章劾瓊於哈密一

事挾私忌公見明實錄傳所云罪狀即指此謹附識

楊廷和傳瓊迫疏許廷和以自解 臣方煒按是時瓊

疏許廷和攬權專擢擢其子慎及第第一改其弟廷

儀吏部侍郎又庇其所厚都御史彭澤御史趙春劾

不當罪請罷之上怒并下所司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廷和傳然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

臣方煒按嘉靖元年五月有旨免日講午奏廷和上疏力請接續講讀上喜其言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楊廷和傳言官吏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為薄謫道嘉以安廷和臣方煒按道初謫南陽府通判嘉初謫昌邑縣知縣後御史向信等各言道嘉之妄奏實浙江僉事閻閔嗾之遂再貶道茂州判官嘉金縣縣丞

并降閔蒙自縣縣丞見明實錄謹附考

楊廷和傳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加廕
四品京職世襲復辭臣方煒按是時給事中許復
禮張九功等御史江良貴秦武等及兵部主事霍韜
各交章言封爵武廕非諸臣所安宜聽辭免尋許改
廕文階復辭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廷和傳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臣方煒按
南京給事孫懋等言廷臣因弟廷儀被劾之故與將

冕石瑤相繼乞休乞降旨勉留事在正德十六年八月傳所云先累疏乞休者指此見明實錄謹附識

梁儲傳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 臣方煒按是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錢寧謀以寧王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等力斥之議遂寢見雷禮列卿表謹附識

蔣冕傳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 臣方煒按是時御史葉可言楊廷和引疾求去陞

下曲遂其情令蔣冕亦復求去幸勿復聽御史蕭一中亦以為言因薦石瑤呂柟魯鐸等可大用疏下所司見明實錄謹附識

蔣冕傳疏上再以天變為言帝益不悅臣方燁按是時帝責冕大禮灾異歸咎於上遂准致仕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毛紀傳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臣方燁按六年八月尚書洪鍾巡撫林俊擒四川賊首藍廷

瑞鄔本茂等誅之後俊去賊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先後倡亂鍾不能制乃命彭澤往討九年春平之見識大錄傳云流賊蓋指此謹附考

石瑑傳而內廷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 臣方煒按瑑既掌吏部輔臣有不悅之者以誥勅乏人請仍兼學士在內閣實奪之權也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石瑑傳言官以瑑望重交章請留乃起赴官 臣方煒

按是時給事中張原言瑄公忠直諒乞勅吏部遣官
敦促見明實錄傳云交章乞留蓋指此謹附考

明史卷一百九十考證